

〔元〕卢以纬 著
刘燕文 校注

语助校注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〔元〕 卢以纬 著

刘燕文 校注

語助校注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语 助 校 注

〔元〕卢以纬 著

刘燕文 校注

责任编辑 林金保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河南中牟县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5印张 50千字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 9219·12 定价0.58元

《语助》序

“乎、欤、耶、哉、夫者，疑辞也；矣、耳、焉、也者，决辞也⁽¹⁾。”昔人是言，为用字“不当律令”发⁽²⁾，惜概而弗详。予友卢子允武，以文海人，患来学者抱疚犹彼若，爰摭诸语助字，释而详说之。见者目豁心悟，悉喻所谓。成人之意厚矣！文岂易言！庄、左、马、班，手段固殊；韩、柳、欧、苏，家数亦别，然资助於余声、接字，同一律令。作文者不於此乎参，其能句耶？浑浑噩噩⁽³⁾，杰然蔚然，“法语”直遂，“巽与”婉曲⁽⁴⁾，闳闢变化，宾主抑扬，箇中妙用无穷，只在一二虚字为之机括，昧者未达也。卢子吃紧为人⁽⁵⁾，于以私淑其徒⁽⁶⁾。胡子阅而喜曰：“吾为子序而公之，俾呻占毕者⁽⁷⁾，或畅厥旨，请勿狭其惠。”于二三子辄昌言曰⁽⁸⁾：“吁，学子来前！汝知之乎？是编也，匪语助之与明，乃文法

之与授。子获此，归而求之，有余师矣，勉之毋负。”

泰定改元龙集阙逢困敦端月既望 永康胡长孺
笔诸卷首（9）

注：

（1）柳宗元《复杜温夫书》：“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，唯以此奉答。所谓‘乎’、‘欤’、‘耶’、‘哉’、‘夫’者，疑辞也；‘矣’、‘耳’、‘焉’、‘也’者，决辞也。今生则一之。”

（2）同上。

（3）扬雄《法言·问神》：“虞、夏之书浑浑尔，《商书》灏灏尔，《周书》噩噩尔。”浑浑：浑厚质朴貌。噩噩：严肃正大貌。

（4）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‘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’”法语之言：合于礼法的话。巽与之言，顺从己意的话。“法语直遂，巽与婉曲”的意思是说人们说话的语气是不一样的。

（5）吃紧：紧切。

（6）私淑其徒：私下向他们（指庄、左、马、班、韩、柳、欧、苏）的门徒学习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“淑”借为“叔”，《说文·又部》，“叔，取也。”

（7）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今之教者，呻其占毕。”

呻：吟诵、朗读。“占”通“筴”。《说文·竹部》：“筴，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筴。”毕：简。占毕：原来指竹木简，这里指书本。

（8）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禹拜昌言曰：‘俞！班师振振’。”孔安国传：“昌，当也。以益言为‘当’，故拜受而然之。”“昌言”：赞美。

（9）泰定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的年号。龙集：岁次。阙逢（yān péng）困敦：甲子年（公元1324年）。阙逢、困敦是干支纪年的名称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太岁在甲曰阙逢”。又：“太岁在子曰困敦”。端月：正月。永康：今浙江永康县，元代江浙行省婺州路永康县。

《助语辞》序

助语之在文也，多固不可，少固不可，而其间误用更不可，则其当熟审也明矣。苟非熟审之，是未勉为文之累^{〔1〕}，虽琬琰锦繡，奚益哉！故谚有之云：“之、乎、者、也、已、焉、哉，用得来的好秀才。”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。余亦每患此。一日偶得卢允武所著《助语》一帙，览之深惬鄙怀^{〔1〕}，遂不敢私。因为校正而付之剞劂氏，以公诸世焉，或亦笔耕时一助耳。若初学者，不无小补云。

万历壬辰季秋吉旦，钱唐胡文焕识於文会堂（2）

校：

〔1〕“勉”字当作“免”。

注：

（1）惬怀：称心，满意。

（2）万历：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。万历壬辰年：神宗二十年（公元1592年）。钱唐：在今浙江省。明浙江省治。

语助校注序

元代卢以纬的《语助》，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。

关于卢以纬的情况，我们知道得不多，甚至有人误以为他是明朝人。如郑奠等编的《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》、王立达编译的《汉语研究小史》，都说卢以纬是明代人。

卢以纬是元代人，这是确凿无疑的。胡长孺为《语助》写的序言就可以为证。胡序谈到了有关卢以纬的一些情况：

1. 卢以纬，字允武；

2. 卢以纬是一位教书先生，他编著《语助》是为了教学生作文；

3. 卢以纬是胡长孺的友人；

4. 胡序的写作时间是元泰定甲子年（公元1324年）。

可证《语助》绝非明人所著。

卢以纬是浙江永嘉人，胡长孺是浙江永康人。《元史》和《永康县志》都为胡长孺立了传。胡长孺是胡帮直的后代，与金履祥（1232——1303）齐名。二人“并以学术为郡人倡，学者尊而仰之。”胡长孺终年七十五岁。《元史》本传说他于宋度宗咸淳中（1265——1274）到过四川，假定时

年为二十岁，到为《语助》作序时（1324）已有七十多岁了，这篇序言无疑是他晚年的作品。作为友人的卢以纬，在年龄上不会与之相差太远。据此，我们可以推断：卢以纬不仅是元代人，而且与胡长孺是同辈人。

《语助》一书，一般图书馆已经见不到了。1983年春，我为写《中国古代语言学史》，请刘燕文同志从北京图书馆查到了两种不同版本的《语助》。一种见之于“奚囊广要丛书”，刊于明嘉靖年间，全书正文十七页，书中已有漫漶不清之处；另一种见之于胡文焕编的“格致丛书”，书名被改为《助语辞》，胡长孺的序文被删，而代之以胡文焕本人写的一篇序言，而且结尾被删掉了六个条目。我原以为在万历年间胡文焕见到的《语助》已非全本，故有阙文，后来读了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，才知道结尾的被删除原是故意的。叶德辉说：“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，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，节删易名。”又说：“至晚季胡文焕格致丛书……，割裂首尾，改换头面，直谓之焚书，不得谓之刻书矣。”“胡文焕一坊估，无知妄作。”《语助》的被易名、被删掉序言、被割掉结尾，恰好证实叶德辉的话是有根据的。胡文焕把《语助》改为《助语辞》，实属“无知妄作”。“语助”、“助语辞”虽然都是指的虚词，但无论是在卢以纬之前还是在卢以纬之后的明代，“语助”都是虚词的通用名称，它在古籍中出现的频率要比“助语辞”高得多，从郑玄到杜预、孔颖达、朱熹，他们都用“语助”指称虚词。卢以纬选用“语助”这个词作为书名，是符合传统习惯的。

当然，胡文焕对《语助》一书的流传起过作用。如果没有“格致”本，就无法对“奚囊”本进行校补。燕文同志正是以奚囊本为底本参照格致本对《语助》进行了一番校补工作，使此书恢复了原貌。这个校本将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好的本子，加上又有必要的注释，更给读者带来了不小的便利。现在，中州古籍出版社要出版此书，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《语助》篇幅不长，全书共计六十六条目。这些词条的排列似乎没有什么内在联系。各条所列虚词，多寡不等。有的条只有一个虚词，有的条包括好几个虚词。如第一条有“也、矣、焉”，第二条有“乎、欤、邪”，第二十七条是“今夫、且夫、原夫、故夫、盖夫、嗟夫”。全书讨论的单音虚词和复音虚词共有120多个。《语助》作为第一部讲虚词的专著，颇有一些特色。

第一、古人研究虚词，是从两种不同的目的出发的。一种目的是为注释古书、读懂古书而研究虚词，可以称之为训诂派，如《经传释词》、《经词衍释》；一种是为写古文而研究虚词，可以称之为修辞派。《语助》是属于修辞派的一部代表作，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探讨虚词所表示的语气、声情、意态、关联等作用的著作。

胡长孺在为《语助》写的序言中说：

“乎、欤、耶、哉、夫者，疑词也；矣、耳、焉、也者，决辞也。”昔人是言，为用字“不当律令”发，惜概而弗详。予友卢子允武，以文诲人，患来学者抱疚犹

彼若，爰摭诸语助字，释而详说之。……文豈易言！

庄、左、马、班，手段固殊；韩、柳、欧、苏，家数亦别；然资助于余声接字，同一律令。作文者不於此乎参，其能句耶？

序中所说的“昔人”是指柳宗元。柳宗元在《复杜温夫书》中批评杜使用“疑辞”“决辞”“不当律令”。何谓“律令”？“律令”就是虚词运用的规律。《语助》就是探讨这种规律的。“是编也，匪语助之与明，乃文法之与授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文法”指的是作文之法，并非“语法”的意思。胡长孺认为古代的大散文家，从庄子、司马迁到韩愈、苏轼这些人，都懂得“余声”“接字”的“律令”，都善于妙用虚字。要学习作文，就要学会运用虚字。后来胡文焕在《助语辞·序》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。他说：

助语之在文也，多固不可，少固不可，而其间误用更不可，则其当熟审也明矣。苟非熟审之，是未勉（免）为文之累，虽琬琰锦绣奚益哉！故谚有之云：“之乎者也已焉哉，用得来的好秀才。”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。

《语助》问世之后，流传到明代还一刻再刻，直到康熙年间还有刊本，流行达几百年之久，可见它的确适应了秀才们的需要。

第二、《语助》对于虚词的研究虽然还缺乏明确的语法观念，但它在分析个别虚词时所作出的许多结论，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很多一致的地方。如：

“所”，我们现在称之为辅助性代词或特殊的指示代

词。王引之也说：“所者，指事之词。”但卢以纬早已指出：“所，亦指事为而言，如‘所能’、‘所学’之类。”卢氏说的“指事为”就意味着“所”具有代词的性质。

“或”，作为文言虚词可以用作代词、副词、连词。这些不同的用法，卢以纬都注意到了。他说：

或，有带疑词者；有带未定之意者；有不指名其人、指名其事，但以“或”字代之者；有未有此事、预度其事物设若如此者；有言其事之多端，连称几“或”字以指陈之者。

卢氏所谓“带疑词者”，“带未定之意者”，都属于副词。卢氏所谓“不指名其人、指名其事，但以‘或’字代之者”和“有言其事之多端，连称几‘或’字以指陈之者”，都属于代词。卢氏所谓“未有此事……设若如此者”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连词。

卢以纬对形容词词尾的认识也很正确。他说：

若云“俨然”、“肫然”、“眈眈然”、“嚬嚬然”，却是形容之语助，实有“恁地”之意。“嚬尔”之“尔”字，“翕如”之“如”字，“沃若”之“若”字，义皆类此。

卢以纬的意思是：“然”、“尔”、“若”，都是“形容之语助”，即今人所谓的形容词词尾。

在卢以纬之前，似乎还没有人研究“于”和“於”有哪些区别。现在一般文章中常提到的，是高本汉在《左传的真伪及其性质》中对“于”和“於”的区别。高本汉认为，

《左传》“于”字多用于地名之前，“於”字多用在人名之前。其实，卢以纬在六百多年之前就指出：

“於”字俗语“向这箇”之意。……

“于”是指那事物或地名之类而言，故着一“于”字以指定之，与“於”字相类，微有轻重之别。“于”比“於”意略重。

卢氏这样分别“于”“於”的不同，足以说明他对虚词的考察是很细密的。

第三、卢以纬分析虚词的方法也值得我们研究。我以为他主要运用了三种方法。

1. 从声音去探求语意，是《语助》分析语气词的主要方法之一。如第一条：

“也”“矣”“焉”，是句意结绝处。“也”意平，“矣”意直，“焉”意扬。发声不同，意亦自别。

“也”“矣”“焉”的“发声”有什么不同呢？“也”字常用于判断句的结尾，语气平缓；“矣”字常用于叙述句的结尾，表示一种直陈语气，所以说“‘矣’意直”；“焉”字作为纯粹语气词，表示一种引人注意的语气，故发声“扬”，意亦“扬”。

又如第26条：

“夫”字在句末者，为句绝之余声，亦意婉而声衍。

第62条说：

“兮”字有在句中者，有在句末者，皆咏歌之助声。

“余声”与“助声”的不同是：余声表示委婉的语气，

在语势上能延长；助声则相当于衬字。

2. 卢以纬还常用对比的方法分析虚词。文言虚词之间的对比，文言虚词和口语虚词的对比，同一虚词不同用法的对比，这是《语助》中常见的三种对比方式。

第2条“乎、欤、耶”的对比，第5条“之、诸”的对比，第28条“逮夫、及夫、及乎、至于、施及、及”的对比，都是同类文言虚词的对比。

文言虚词和口语虚词对比的例子也不少，如第12条：

“亦”，是俗语“也”字之意。“不亦悦乎”，谓“莫不也有喜悦处么乎。”但“也”意缓，“亦”意颇切。

第36条：

“未尝”，俗语“未曾”之意。“尝”即是“曾”。

第54条：

“豈”，反说以见意。有如俗语“那上里是”之意。

（盈按：“那”后小写的“上”字，是注明“那”的声调为上声。“那”字今写作“哪”。）

同一虚词不同用法的对比，如：

第26条：

“夫”字在句首者，为发语之端，虽与“盖”字颇相近，但此“夫”字是为将指此事物而发语为不同，有在句中者，如“学夫诗”之类，与“乎”字似相近，但“夫”字意婉而声衍，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，亦意婉

而声衍。

这一条是根据位置的不同对比了句首、句中、句尾“夫”字的不同语气。

第48条：

“恶”。《孟子》“恶，是何言也！”

释“恶”字为惊叹声，微带些嗔意。……又与“恶在其为民父母？”“夫子恶乎长”不同。此“恶”字释为“犹何”，有俗语“那里”、“怎生”之意。

这一条对比了语气词“恶”和疑问代词“恶”的不同。

3. 用区分语气轻重缓急的方法分析虚词。如第41条：

“呜呼”，嗟叹之辞，其意重而切。“吁”，亦咨嗟之辞，其意稍轻。此皆先叹息而后发语。

第42条：

……“噫”意重，“吁”意轻。

第50条：

又如“燕王唵顾为臣与？”……此“顾”字似与“反以我为讎”之“反”字同意。……但“顾”字婉而轻，“反”字峻而直耳。

“反”与“顾”都是副词。《史记·燕世家》注已指出：“顾，犹反也。”值得称道的是，卢以纬不仅指出二者“同意”，而且辨析了二者在语气上的微殊。

第13条：

“且”有宽缓说来之意，或有谏尔如此之意。

所谓“宽缓说来”即连词“且”，“谩尔如此”的“且”是“姑且”的意思，即现在所说的副词“且”。

第四、《语助》保存了元代的一些俗语资料，它的实际价值已超出了文言虚词的范围。这里我只举两例来介绍一下：

例一：𪛗（ní）。

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在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中（见该书364页）专门研究了“𪛗”这个词，台湾的《清华学报》14卷也发表过杨联升的《禅宗语录之“𪛗”》，二位似乎都未注意《语助》这部书，所以都没有谈到卢以纬关于“𪛗”字的意见。

《语助》中有两个条目涉及到“𪛗”字。

第4条：“者”，或有俗语“𪛗”宜夜切，本宜止切字意。“也”字间或亦有“𪛗”字意。𪛗，乃里切，音你。指物貌。

第46条：“何则”、“何者”，俗语“如何𪛗”之意。……“何也”，亦是“如何𪛗”之意。

卢以纬认为“者”“也”与“何”结合时有俗语“𪛗”字意，这是误解。“𪛗”是个疑问语气词，《广韵》收有此字（见于止韵）。“𪛗”跟“者”“也”的作用显然不同。“何者”、“何也”所发出的疑问来自疑问代词“何”，“者”“也”能跟“何”结合，但它们却不是疑问语气词，而“𪛗”是不折不扣的疑问语气词。

但是，卢以纬提供的这两条材料是很有意义的。1. 它可以证明：“𪛗”不只是出现在禅宗语录中，同时也是一个民间俗语词，而且这个词在元代还保存。2. 关于“𪛗”的

读音，卢以纬引用了《广韵》的“乃里切，音你”，又注了“宜夜切，本宜止切”。这三个音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以为“乃里切，音你”是北方音，也是当时的通语的读音；而“宜夜切”的声韵调都有别于“乃里切”，当是卢以纬的浙江方音；“本宜止切”可能是永嘉方言读书音。宜止切与乃里切比较接近，前者读yǐ（假定疑母已经消失），后者为nǐ。

3. 太田辰夫说：

“𪛗”变成“呢”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……“呢”字是否在宋代使用了，还是一个疑问。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可信的资料。（中国语历史文法，364页，日文版）

王力先生说：

呢的出现时代似乎也应该推到元代。在元曲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个别用“呢”的例子。（汉语史稿，中册，

456-457页）

“𪛗”究竟是什么时候变为“呢”的呢？王力先生的意见比较可信。不过，要补充两点看法：一点是卢以纬为何用“𪛗”而不用“呢”来释“者”“也”呢，这个事实起码可以说明，“呢”在元代的使用还不普遍；另一点是：“𪛗”变成“呢”首先是北方方言中实现的，然后才流传到南方。在卢以纬的方言中，“𪛗”读作“宜夜切”，是不可能直接转变成“呢”的。

例二：底。

《语助》有三个地方谈到“底”字。

第4条：“者”。……或有俗语“底平”字意。